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五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三

舉士

梁太祖開平元年勅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
號為拔解今後宜止絕又勅禮部貢院每年所放明
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

乾化元年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貢舉非常例也開元時以禮部侍郎專知貢舉其後或以他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品清資官唯會昌中命太常卿王起知貢舉時亦檢校僕射五代時或以兵部尚書或以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為之不專主於禮侍矣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試升王徽桑維翰居魁亞降符蒙正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中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

三年工部侍郎任贊奏請諸色舉人不是家在遠方水陸隔越者逐處選賓從官僚中藝學精博一人各於本貫一例分明比試如非通贍不許妄給文解

明宗長興三年勅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赴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

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

一九經五經經明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
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帖由分明却令自

閱或者試官錯書通不當與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
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即於帖由上書名而退

一五科常年駁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
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
書疏照證如考試官去留不當許將狀陳訴當再加
考較如合黜落妄有披述當行嚴斷 一今年舉人
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當與重試如貢
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

差人受舉人訴屈文狀並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
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敢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
藝能陰從請託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典
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
書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一遙口受人
迴換試處及抄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請
殿將來三舉一藝業未精准格落下恥見同人妄
扇屈聲擬為將來基址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

生誣玷或羅織謳罵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
勅鞠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事涉私徇情屈塞藝士
請行朝典若虛妄者請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
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請連坐各殿三舉奉
勅宜依

又奏准會要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
之禮近來直至臨鎖院前赴應天門外朝見今後請
令舉人復赴正仗如舊法或以人數不少請祇取諸

科解頭一人就列其餘續到者俟齊日別令朝見奉
勅依

石林葉氏曰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勅禮部貢院於引試之前精加考

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舉年深不得饒借場數有藝者雖遭黜落並許陳訴祇不得街市省門故為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訛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配流邊遠同保人永不得赴舉主司不得受薦託書題密具姓名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又令今後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

南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先公曰按五代通錄自梁開平至周顯德未嘗無

科舉而偏方小國兵亂之際往往廢墜如江南號
為文雅寔盛然江文蔚韓熙載皆後唐時中進士
第宋齊丘馮延巳仕於南唐皆白衣起家為秘書
郎然則南唐前此未嘗設科舉科舉昉於此時耳
顧以江文蔚一言罷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進士
公私相半為譏則文蔚固亦前朝進士也然明年
以徐鉉建言復置科舉暨我朝開寶中唐之為國
不一二年將亡而猶命張佖典貢舉放進士可悲

也已

世宗顯德二年勅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
文行以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
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貢舉人試令看詳果見
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曦楊徽之趙隣幾等四人宜
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閭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
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進等一十二人藝學未
精並宜黜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

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
矜容劉溫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具條理奏
聞 其年五月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進士
請今後省卷限納五卷以上於中雖有詩賦論各一卷
餘外雜文歌篇並許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
其帖經對義並須實考通三已上為合格將來却覆試
候考試終場其不及人以文藝優劣定為五等取文字
乖舛詞理紕繆取甚者為第五等殿五舉其次者為第

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優者為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所殿舉數並於所試卷子工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為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得仕進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兩舉受倩者如見在官停任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量

事科罪從之

又奏諸科舉人所試墨義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第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凡有九否殿一舉

按貢舉而以墨義之通否為升黜淺陋殊甚有同兒戲然否之多者殿舉亦如之猶略有古人簡不率者示罰之遺意云

實儀又奏乞依唐穆宗時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

雜文申送中書請奏覆訖下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
五年右諫議大夫知貢舉劉濤於東京試士放榜後
率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以其
所試詩賦進呈上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
覆試退落郭浚趙保雍等七人濤坐責官

五代登科記總目

梁太祖開平二年進士十八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人

乾化二年進士十一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貞明二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一人

六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三人

七年停舉

龍德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停舉

唐莊宗同光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八人諸科二人

明宗天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長興元年進士十五人重試落下八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八人諸科八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一人

愍帝長興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廢帝清泰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三人

晉高祖天福二年進士十九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四年五年停貢舉

六年進士十一人諸科四十五人

七年進士七人

八年進士七人

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五十六人

開運二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十二人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百五十五人

隱帝乾祐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十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廣順元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八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六十六人

三年進士十人內落下二人諸科八十三人

世宗顯德元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百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進士六人諸科二十九人

四年進士十人諸科三十五人

五年進士十五人內落下七人諸科七十二人

六年進士十人諸科五十人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間惟梁與晉各停貢舉者二年則降勅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干戈攘搶之歲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其多者僅及唐盛時之半土宇分割人士流離固無怪其然但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雖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晉漢以來明經諸

科中選者動以百人計蓋帖書墨義承平之時士鄙其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舉者為貴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為士者往往從事乎帖誦之末習而舉筆能文者固罕見之國家亦姑以是為士子進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數倍於盛唐之時也國初諸科取人亦多於進士蓋亦承五季之弊云

歐陽公什邠陳氏榮鄉亭記曰什邠之吏特不喜

儒必摧辱中傷之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
苦吏之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
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
逮陳君巖夫始為進士然亦未嘗敢儒衣冠謁縣
門出入閭巷必鄉其服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
舉秀才巖夫始改服詣門應詔吏方相驚既州試
之送禮部中丙科以歸省其父曰噫吾始惡進士
之病已而不知其可以為榮也迺築亭以旌之鼂

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曰五季文物蕩盡而魯
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
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
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
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時厭亂人思
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
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愚嘗讀此二篇
而後知五代之時雖科舉未嘗廢而士厄於離亂

之際不得卒業或有所長而不能以自見老死閭閻不為少矣

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

開元三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
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
對律令四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問經引試通六
為合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皆本貫發解若有鄉貫
阻越及在化外得於開封府投牒奏俟朝旨諸州以本
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或不曉經藝即選以次
官充諸科並本判官監試試紙長官印署面給之帖經
對義監官試官對考通否逐場定去取凡試日懷挾所

業經義及遙口相授者即時遣出所試合格取通多業
精者為上餘次之解文首具元請解及已落見解人數
所試經義未書通否監官試官署名於其下進士文卷
諸科義卷帖由並隨解文送貢院其有殘廢篤疾並不
得預解或應解而不解不應解而解監官試官為首罪
傳所任受賂以枉法論長官聽朝旨凡見任官應進士
舉謂之鎖廳試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
貢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許有大逆人總麻以上親及

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并試
卷之首署年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
收納月終而畢將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聯保與狀僉
同而定焉凡就試禁挾書為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
篇不禁進士文理紕繆者循舊制殿五舉諸科初場十
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至第三場九
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諸已
發解及進士雖有挾書之禁而不搜索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弟姪及目為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乾德元年詔曰一經皓首十上千名前史之明文昔賢之苦節懸科取士固當優容按舊制九經一舉不第而止非所以啓迪仕進之路也自今一依諸科舉人許令再應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
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
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
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
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
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

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者不容臆說故也
其上則具考官批鑒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
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
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特重
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
能通悉則無所取材故也藝祖許令再應待士之
意亦厚矣

乾德五年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

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先是陶穀子邴擢上第上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覆試

開寶三年詔禮部貢院閱貢士及諸科十五舉以上終場者具姓名以聞至是籍到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

此特奏名
恩列之始

五年初歲取進士不過十數人知貢舉奏合格人姓名

而已至是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召對講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

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審材質取陋黜去之濟川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訴昉用情取舍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

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昉等尋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制

是歲新修開寶通禮成詔鄉貢開元禮宜改稱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

八年親試舉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送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為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

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
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
故覆之亦未嘗別為之升黜也至開寶六年李昉
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論牒上遂
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試始昉等所取十
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
內只黜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
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為

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亦未嘗有省
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
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
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
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
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
試問所業毋可採乃悉退去詔劾本部官濫舉之罪

見孝

廉門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顧謂侍臣曰
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
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
御講武殿覆試內出詩賦題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
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
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三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

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亦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
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上自為詩
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
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
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

唐朝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試中第者皆稱
之其後文學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獻文別試亦勅
賜進士及第

卷三十
按是年諸道所發貢士得五千二百餘人賜第者
共五百餘人為十取其一

石林葉氏曰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
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
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
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為賦主聖臣賢為
詩蓋示以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
之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為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

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
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茲出矣
三年九月上御講武殿試禮部貢士舉人進士加論一
首自是以三題為準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
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
每間一年或二年乃貢舉

按選舉志言是年試進士始加論一首然考登科
記所載建隆以來逐科試士皆是一賦一詩一論

凡三題非始於是年也

五年覆試進士得蘓易簡以下一百二十一人並分甲乙之第賜宴

時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

是歲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

謂一日作詩百篇不設此科求應者即試

之上出雜題二十字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賦五篇篇八句逮日旰

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
勸來者仍詔有司今後應百篇舉約此題為式

七年詔諸州長吏解送舉人取版籍分明為鄉里所推
仍十人為保保內有行止踰違者連坐不得赴舉

八年詔曰歲千秋賦是曰藝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止
一偕於計吏許常赴於貢闈豈足程功頗容僥倖復歸
舊貫允叶至公宜令諸道下第舉人依舊重請文解
是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

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得梁灝以下一百七十餘人諸科一百餘人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左右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餘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

四年先是上閱試舉人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

一十人榜既出而謗議蜂起上意其遺材遽召下第人覆試於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以試中為目用白詔紙書其名氏以賜之令權知諸縣簿尉 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諸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容齋洪氏隨筆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之後慮有遺材至於再試再放雍熙復試

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復試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
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
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
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
至於如此

二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牒乃
詔禁吏人應舉

淳化三年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蘓易簡知舉

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
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
輕俊特命黜之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諸科八百餘人
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又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
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併以賜何等初內殿策士例
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至是詩箴並賜
舊制三史通禮各試三十場每場墨義十道制自今
只試墨義十五場餘十五場抽卷令面讀能知義理

分辨其句識難字者為合格不合者落

自端拱元年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庀言日出賦題孫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

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
示以出處也太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
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
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
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按藝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開寶八年王嗣宗
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嘗以公事忤知州路
冲冲怒械繫之於獄然則當時狀元所授之官既

卑且不為長官所禮未至如後世榮進素定要路
在前之說也至太平興國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
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
次皆優等注擬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試士第
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賜及第太宗時惟此二年科
目恩數取為優渥涑水記聞言太平興國之事以
為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帝善之歸語
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汝異

日可收以自輔是榜齊賢中選適在數十人後及
注官乃詔盡與超除如此則是通榜恩數之厚是
太宗欲曲為張齊賢之地馬永卿語錄載淳化二
年之事則以為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嘗出神見二
仙官相語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
低如何對曰高低不可易也獨甲科可易不若以
第二甲為第一甲道士覺以告人既而唱名上適
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則

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
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
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
遜第二百六十人後丁謂王張皆為宰相如此則
是黃甲人數之多是神物欲曲為張士遜之地二
說頗涉偏私詭異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
其不然愚以為太宗寤寐英賢如恐不及時出特
恩以示獎勵故初無一定之例有如太平興國二

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並授通判而五年則前二
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則第一甲授知縣雍熙二年
第一等為節察推官淳化三年則止前四名授通
判則累科授官之崇庠無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
太平興國八年然是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
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數端拱元年
二年則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
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數則累科分

甲人數之多少無定例也好事者徒見二張致身
宰輔而不擢高科而二科恩例適爾優厚故必以
為曲為二人之地耳

真宗咸平元年詔禮部放榜得進士孫僅以下五十人
高麗賓貢一人自淳化五年停舉凡五年至是始行之
其年密州發解官坐薦送非人當入金特詔停任因詔
告諭諸路以警官吏

容齋洪氏曰按登科記孫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

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燧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
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如是其多
疑外方寄名託籍為進取之便耳

二年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
例舉送

三年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
下四百九人諸色四百三十餘人又試進士五舉諸科
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五十者得進士及諸科凡九

百餘人共千八百餘人其中有晉天福隨計者較藝之
詳推恩之廣近代未有也

詔曰孔門四科德行為貴言念近歲偷薄成風務扇
朋游以圖進取潛相詬病指摘瑕疵有玷士倫頗傷
俗化自今兩京諸路所解舉人宜先廉訪行實或藝
文可採而操履有虧投書匿名飾詞訕上之類並嚴
加懲斷勒歸鄉縣課役永不得就舉如輒敢解送所
由官吏必當論罪仍令御史臺覺察之

又親試河北貢舉人賜進士齊革等十三人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求試武藝及量材錄用者又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命禮部叙為一舉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科舉取士及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

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

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

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蘓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

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

八人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

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

百五十八人自梁灝以下二十一人得節察推

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

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
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
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
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
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
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
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
四人節使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

事推官

四年詔淄青齊州及河北經蕃寇蹂踐處貢舉許免取

解

此泛免之始

五年親試舉人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是歲貢舉人集闕下萬四千五百餘人陳恕

知貢舉所取士甚少

進士諸科共取二百一十八人約六十六人取一人

諸州舉

送官被黜責者甚衆

景德二年親試舉人得進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

奏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
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
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
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
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
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虞部員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進士第上以
矩自燕薊歸化居官清白而自強學業特賜及第驛

召赴聞喜宴上以去歲河朔用兵民甚驚擾其乘城捍寇多出士人故廣示甄採

詔應賜進士諸科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者並令守選故事登科皆有選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復廷試賜出身者亦免選至是策名之士尤衆多設等級以振淹滯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試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調以示甄別又詔貢舉之門因循為弊躁競斯甚繆濫益彰宜令權住二年庶使服勤更專學問無失

大成之術式符虛佇之懷仍委禮部貢院自今科場務
精考試無容濫進用革澆風比又有州郡全無解送是
謂曠官其諸路府州將來秋賦當職官如依前顧避全
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禮部貢院上言請諸色舉人各歸本貫取解不得寄應
及權買田產立戶諸州取解發寄應舉人長吏以下請
依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鄉里遐遠久住京師許於
國子監取解仍須本鄉命官委保判監引驗乃得附學

發解日奏

三年詔進士就試不許繼燭自今開封府國子監諸路
州府據秋賦投狀舉人解十之四如藝業優長或荒繆
至甚則不拘多少今歲秋賦止解舊人新人且令習業
川廣舊取解人並許免解

翰林學士鼂迥等議令諸州約分數解送或自來舉子
止有三兩人欲聽全解或其間才業卓然不羣者別以
名聞其文武升朝官適親許附國學

此曹試
之始

貢院言昨詳進士所納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舊
卷或為傭書人易換文本是致考校無準請自今並令
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試與公
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或假
用他人文字辨認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舉其知
舉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貢院考較公卷分為等第如事
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所冀抱藝者不失搜羅躁
進者難施偽濫

四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官必須審擇黜迍兢畏當以委之且謂滕元晏少交遊命迍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試別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初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為宋白所出於是彭年與迍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科者多非人望

自彭年始也

大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訟
知貢舉官朋附權要抑塞孤寒列上勢家子弟四十餘
人文字淺近非合奏名上曰貢舉謗議前代不免朕今
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既而叔良等所陳皆妄
命配隸許州

二年禮部貢院言準詔議定國子監兩京諸路以五次
解到舉人內取一歲數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為定式

詔令於五年取多數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淹滯以廣搜羅

三年親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賜進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

四年親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賜進士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試之後乃有殿試已為定例獨此二年會要所載乃停貢舉年分

禮部未嘗放進士然則此六十餘人者廼是封禪特恩所試如後來免省到殿之類是也

四年開封府進士郭顏孫碩等同保赴舉碩預薦顏被黜詣府自首有服紀不當赴舉欲以累碩上惡其險躁無儒行令配顏蔡州勿齒儒籍又詔曰如聞河朔諸州解送舉人難於考覈頗多黜落宜令轉運使於落解舉人最多處內有顯負苦辛者遣官別加考試及格人送禮部

五年上聞貢院監門官以諸科舉人挾書為私悉解衣閱視失取士之體亟令止之又令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以聞以將廷試慮或重複自是用以為例又詔令自今貢舉人曾預南省試者犯公罪特聽罰贖

先是挾書赴試者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試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計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裁定殿舉之制禮部言諸科懷挾書策比對義不至詞理紕繆

者情理稍輕其進士所挾未必全是所試文字請自
今挾書犯者依條殿舉其同保殿舉指揮更不施行
奏可

八月詔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三班知州處貢舉人令通
判幕職錄事叅軍及考試官解發知州止同署解狀所
解不當亦免其罪

七年詔諸州解送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
試取藝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為限進士諸科

其曾經殿試并河北陝西諸科曾至終場及他州兩至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

容齋洪氏隨筆曰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王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純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

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
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
風矣

八年始制謄錄院

時懷衛濱州以部內官屬少進士登科者因聚數州
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如乏試官宜令轉
運司選隣州官充不得移舉就他州併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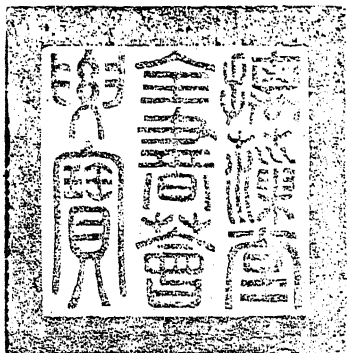
天禧二年詔自今鎖廳應舉人所在長吏先考試藝業合格者始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官皆重寘罪至天聖時除其法

二年詔以近年開封府舉人稍多屢致詞訟令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等議定條制迥等上言諸州舉多以身有服制本貫難於取解遂奔湊京轂寓籍充賦人數既衆混而為一有司但考其才藝解送之際本府土著登名者甚少交構喧競亦由於此欲請自今舉人有期周卑

弱以下服者聽取文解寄應舉人實無戶籍者計名官
保任於本府戶籍人數外別定分數薦送詔從之



文獻通考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膳錄監生臣周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五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舉考四

舉士

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經學未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

肄業不善為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取士之路可謂盛矣雖耄鈍之士數詘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學欲積舉以應令乃詔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哀

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
故常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徂於寬恩遂隳素業頽
弛苟簡寢以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
僥倖焉

景祐初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
或老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
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
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

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
以意為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
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
中稍厭其煩瀆始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
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王氏揮麈錄曰韓忠獻

億

景祐中叅仁宗政事天

下稱為長者四子仲文

絳

子華

絳

持國

維

玉汝

頴

俱禮部奏名忠獻啟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
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
將以為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
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
四方以為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
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獻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
繼再中甲科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
之言何必布之遠方邪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

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南宮高薦自後不出仕宦
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王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
身至門下侍郎為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祐二年御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
知以前蓋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矣故韓忠獻諸
子仲文子華王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
若嘉祐二年以後則凡預禮部正奏名皆為有出
身之人矣

四年賈昌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為發解官及侍父
祖遠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
之取三人詔近臣議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
日上名於省幾二千里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寬其期一
月聽如昌朝說由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
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
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

外卽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
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
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載進士試一大
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
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
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
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
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

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
雕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
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繫於幸不幸願約
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併試
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
行焉

慶歷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
先後詔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脩言凡貢舉舊法

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

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

約不過此

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

每一人三卷

選五百人而

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旨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

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

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
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可革舊弊者也其
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
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
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槩當以
策論為先

按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此正理也
今觀歐公所陳欲先考論策後考詩賦蓋欲以論

策驗其能否而以詩賦定其優劣是以粗淺視論
策而以精深視詩賦矣蓋場屋之文論策則蹈襲
套括故汗漫難憑詩賦則拘以聲病對偶故工拙
易見其有奧學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無一二
而紛紛鵠袍之士固有頭場號為精工而論策一
無可採者蓋自慶歷以來場屋之弊已如此不特
後來為然也故歐公之言欲先試論策擇其十分
亂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實學且使司衡

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既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
於詩賦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經
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來試進士皆以詩賦論各一首除制
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間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
策而不從寶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
詔有司施行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當考

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

以來為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
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
詞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較復有監
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
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時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
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
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濫取而不擇
一短也一日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

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墮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上命侍臣條奏急務叅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
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詔近臣
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
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聲病學者
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
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
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宏博
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

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可為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

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時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嘗多乃詔一依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脩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

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
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歐陽脩文投其家
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
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
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
詔沉淪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
衆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

中分舊數而薦之王洙侍迺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
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
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為今之
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
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
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程文偶
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無滯才之歎而天下所薦舉
數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

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蓋
由人衆有司無繇察若人少則諸偽濫勢自不容使
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
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
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
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
士等而罷說書舉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
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

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

時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乃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

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陞
通判再任滿試館職

前此前三名皆為通判

其餘以次減降自

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材及其風寢比舊亦浸衰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

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

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

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謂仁宗

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

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
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
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
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
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
既削得人哀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
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
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

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
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寔榜寔不幸即死王
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燁榜燁不
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
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
矣

沈氏筆談曰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
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

班列分錯有司不能繩覲見之日先設禁闌於著
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闌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
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
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
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
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閣
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
謂舉人蕃人駱駝

又曰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取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義經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按沈公所記典故皆源於唐時宋朝因之至嘉祐

時猶然後來天下所解進士非中選禮部待對親策之日不得覲清光而禮部試士之時雖無所謂五經學究然其所以待進士者禮亦殺於祖宗之時矣

英宗治平三年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而自更法以來其弊寔長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塗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

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四分取三為率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畧曰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
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
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
可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
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
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
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
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

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
取解自間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於京
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
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
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
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
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
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

參知政事歐陽修上言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

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
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
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
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
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
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
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
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

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
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
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
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
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
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
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
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

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
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
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
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
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
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
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
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

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
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
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
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
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
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
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
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

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
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
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
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
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
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
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
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

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於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賢材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

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按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於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歐公之說為是蓋士既求以用世則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棄親匿服身負過惡者皆素無行檢之人此曹雖使之生長都城早游館

學超取名第亦未必能為君子若以為遠方舉人文詞不能如游學京師者之工易以見遺則如歐曾二蘇公以文章名世詔今傳後然亦出自窮鄉下國未嘗漸染館閣習為時尚科舉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則必須遊京師而後工文藝者皆剽竊蹈襲之人非穎異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初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

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詔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為合格諸科以大義為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畧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

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
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間嘗立學矣天下
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
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
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
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

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

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
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
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
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
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
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讀軾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
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

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

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
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
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諸科如許用舊業一
試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其京東西陝
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
科而為進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考
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向慕改業也

按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為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錄序言以孔顏為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遷其操以桀跖為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

搜茂材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為樸名進士為薄邪蓋唐人已有此論即坡公之意也但變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則於學者不為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功而稍求深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况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

學術不一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既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惟嘗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

猶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覆考為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為第一考官蘇軾疾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

是年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以官

熙寧初詔進士諸科經仁宗朝殿試或進士明經三舉

殿試五舉省試下諸科五舉殿試七舉省試下並免解

因應舉授諸州司士長史文學助教參軍不理選限年

未六十注權入官三年又詔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

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五若遞加一舉則不限年

州縣以名聞特與推恩府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

進士七舉諸科八舉年四十禮部嘗奏名者並特赴殿

試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舊止試論

至是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為九

等上等注官次守選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選限各有差
詔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各門客毋得試
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使與鑠廳者同試率七人
特立一額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額

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

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命者附鑠廳試
非袒免以外例許應舉國子監禮部皆別試別取十人
取五試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廷試策問與進士同而

別考累舉不中年及四十以聞而錄用之

六年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
或時議始出官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初詔
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中書習學練亨甫言高科任簽
判及職官預一州之事其於習法豈所宜緩前此試刑
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
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矣乃詔悉試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吳充曰漢儒陳寵

以法律講授徒衆常數百人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
來縉紳多恥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罕通其
意近歲將補官者必聚而試之此有以見恤刑之意
舊制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是
年始賜錢三千緡為期集費
舊制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
先是安石奏學官試文且言黎僊張諤文勝而違經

旨帝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
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安石曰已令陸佃沈季長訓釋
詩義矣帝曰佃輩信能發明奧旨乎安石曰雖命之
訓而臣實商度也

舊制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國子監額不及其半至是
合試而通取之

九年殿試進士初覆考官陳澤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
贖金有差詔自今唱名盡四甲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

未與者奏聽裁決

元豐元年詔開封府國子監舉人併試通取解額其諸州不滿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就一州考取御史黃廉言別試所解試業詩者十人而取至四五書之一經止取一人等之業文不應能否相絕如此願分經立額均收其長詔自今詩易悉占三分書二分周禮禮記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講官考試諸生在學熟知其平時議論趨向則試文易投其好而遠士往往

見黜考官毋用監學講授人詔差官日取裁知諫院黃履言諸科舊試記誦故口授為傳義重其法禁今大義須文宣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釀立告賞證左又皆其徒慮有誣枉請改立法從之

五年先是帝見黃裳所為文愛之至是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試策在前列者皆不稱旨命求裳名至末甲始見乃擢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贖金

八年濟博棣三州諸科舉人訴於禮部言諸科舊額多

歸進士僅有存者又有以盡解新科明法今試而中無
額可解於是常留諸科舊額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業
者

知徐州蘇軾上言乞為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之士

別開仕進之門

事見胥吏門

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
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
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

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尚書省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不識諸儒傳記之說為文者唯知解釋不通聲律體要之學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兼一經之內可以為題者無幾有司所試多其平日已嘗宿為若非議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禮部請置春

秋博士進士專為一經又侍御史劉摯奏國朝取士
試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為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
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今之治經
大與古異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佐以莊列釋氏
之書試者累輩百千槩用一律其中雖有真知聖人
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與時尚不合一切捐棄且詩賦
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第從有司
去取較之詩賦有聲律法度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

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既可夙具稍更
數試題多重出既格律不嚴難以一見判其高下或
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為已作此於取棄難易之間科
第當否由之以分願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其解經通
用先儒傳注及自己之說禁用字解釋典以救文弊
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尚書省又言近制明
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中其選
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

本禮義而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兼經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試論語孝經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詩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

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

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知杭州蘇軾狀奏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就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

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
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
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
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
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
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
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
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

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又詔舉經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
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
之

司馬光奏乞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
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
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
之意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
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

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謹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閤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覲言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若經明行修科侵用其州解額雖名實孚應衆必合意詆之此科本以厚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乞創額以消爭進權知貢舉蘇軾言今名器爵祿出之太易每一試進

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祖宗舊制禮部已奏
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至嘉祐中年始盡賜出身近
歲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
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
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
明行修進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者皆定著於令
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思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
軾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

五十人今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進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羅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

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
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八年中書言御試請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
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
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可見習賦者多於是詔來年
御試習詩賦人復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槩試
三題

紹聖元年禮部已定御試三題條約至三月詔仍試策

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仍除去字說之禁 又

詔禮部取凡內外試題悉集以為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既而復立春秋博士宗寧又罷之時有建言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為可行既而右正言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

題訖依舊法

徽宗崇寧三年詔曰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廱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勸勵學者至矣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天下將來科場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庶幾復古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

四年詔將來大比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辟廱太學其
亟以此意諭達遠士使即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
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
得應格其不能輟身試補者僅可從狹額應科舉不得
如在籍者三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且老者尤甚病
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
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未遽廢科舉也

大觀元年詔舉八行

自元祐倣古創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藝文間
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寘恩科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
所甄別矣及八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為三舍高下
不間內外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為形迹以求入於
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科
相望幾數十年廼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與名格相
應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跼弛公私交患苦之不
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校使其冀望無罰應

貢則稍且自戢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之占額不貢以是知畧實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

政和二年親試舉人始罷試詩改試箴

先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

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

詔送敕局

立法宰臣何執中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學

吳氏能改齊漫錄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為

是蔡寢為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為吏部侍郎宇文
粹中為給事中張琮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
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奉御筆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稱通儒可依所
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
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
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
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

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為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

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
戊戌也

按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立科造士
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
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
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
豈真以為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

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差知舉官
五人

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
有儲宏等隸大閭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

先是大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
鄧洵武之子鴻臚寺丞雍進頌文可采特令直赴廷
試自後此類頗多

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鼎
為首

按太宗時李昉呂蒙正之子御試入等上以勢家
不當與孤寒爭進黜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
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蕃掌書記蓋惟恐
權貴占科目以妨寒畯也今親王得以為狀元又
按端拱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敕牒
勒歸本局詔今後吏人無得應舉蓋惟恐雜流取

名第以玷選舉也今閹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寢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鏐卷子神

宗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
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
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
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
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欽宗靖康元年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賜出身 凡士不由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或出身
者其所從得不一路遺逸文學更能言事或奏對稱旨

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邊臣之
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總其大較要有可考熙
寧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
司以安度所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
不取富弼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
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康李舉之試經書律令大義
而有司考之入優遂以令賜明經出身其後梁子野黃
葆光賜出身遂同進士七年王韶破水征使其子淳來

獻捷帝喜甚遂以賜之其後趙邇在政和間擒蠻卜漏
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喬來奏永喬亦得賜八年章
惇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又得賜九年中丞鄧綰
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已而綰敗正符亦坐附會追
奪元符元年承務郎李景夏召對三年上舍生何太正
應詔言事皆特賜崇寧二年又賜右司郎官林攄蘇州
進士俞燾等明年蔡京子攸亦與焉四年宋喬年察訪
熙河稱旨大觀四年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政

和中小學生曹芬駱庭芝以能文賜自此達官貴胄既
多得賜又上書獻頌得之者多至百數不勝紀矣靖康
新政懲姦臣蔽塞凡行義有聞議論忠謹悉加賜以示

奸惡

張炳雷觀陳東尹焞鄧肅相望得賜而天下知所

天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李本